當您離開

文／陳志豪　圖／春天

「記得和媽媽的約定嗎？一定要做到哦！」

我現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。你們是一心一意地知道，耶和華你們神所應許賜福與你們的話沒有一句落空，都應驗在你們身上了（亞二三14）。

算一算，在提筆寫這篇文章時，已經是第兩百六十七天了，在您離開之後。

母親是第四代的真耶穌教會信徒，常和我們提起她的曾祖父母當年在真耶穌教會剛傳進臺灣時，帶領他們一家信主受洗的故事。故事中的她，還是一位小女孩，其中一位舅舅總是問她：「妳為什麼要信耶穌呢？」她也總是回答：「為了進天國啊！」

於是「進天國」這三個字，從此成為她這一生中最熾熱無垢的憧憬，魂牽夢縈，死而後已。

猶記得學生時期，每逢母親節，學校總會特別派一個作業，形式上大同小異，大抵而言就是要拿著學習單回家訪問自己的母親，並歸納成一個「認識媽媽」之類的學習檔案。每當問到「媽媽的夢想」這題時，她的答案永遠都是：「將來全家人能在天國相聚！」這樣的答案在一片「身體健康」、「孩子孝順」、「賺大錢」……等回答中，當然顯得特別突兀，於是我還得向滿頭霧水的老師和同學們解釋聖靈、聖禮、末日、審判、天國與地獄……等等相關課外補充，儼然成為教會青教組考試前最好的複習。

同時，進天國這件事，也成了我和她永生的約定。

2018年8月底，母親本以為在一年半前便已透過骨髓移植治癒的血癌復發，並在短短幾天內迅速惡化，併發急性肺炎。家人中工作時間相對彈性的我，請好假便跳上高鐵南下直奔醫院。沿路數著自己的心跳，慶幸的是，我能一直陪在她身邊照顧她；不幸的是，內心深處的感覺告訴我，恐怕是時候了。

癌細胞隨著血液的流動幾乎吞噬了母親全身，手、腳、喉嚨、膝蓋、日常行動的能力，以及抵抗的意志。化療開始後，還來不及等到療效，母親就已因副作用而痛苦不堪。望著總是在哀嚎的她，明白自己的無能

為力，只能躲到正好在施工的樓梯間，一邊哭一邊禱告，回到病房後再握著她的手，提議說：「很痛的話，不如我們一起禱告吧！」

漫漫長夜，我們也幾度促膝長談，母親提及這幾十年來她為這份信仰的付出與努力，以及心中對神的虧欠和黑暗面：「從詩班、教員、福音組、負責人到各式聖工，都是為了能進天國，如果最後還是沒辦法……我會很難過的。」我往前移動身體，看見她眼裡閃爍的淚光。她垂下頭，毫不掩飾地表現出自己的軟弱與懷疑，卻在下一秒開始哼起由《以賽亞書》三十章20節改編而成的詩歌：「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，以困苦給你當水，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，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……」。

「記得和媽媽的約定嗎？一定要做到哦！」

「我會努力的！」

隔天晚上，在送走了來探訪的家人後，哥哥和我留下來一起照顧母親。趁哥哥在洗澡時，我來到熟睡的母親床邊，靜靜地望著她。以往在她面前總是故作堅強不曾哭過的我，再也忍不住淚水，卻也就這麼被她發現了。「哭什麼啦！媽媽只是先去天國等你們。」她輕輕地把我摟進懷裡說：「感謝神賜給我你們這幾個好孩子。」

當下的我理所當然崩潰了，卻沒有發現母親此刻的轉變：從懷疑自己能否進天國的忐忑不安，到因確信神將接納自己的靈魂而坦然無懼。

我為基督的緣故，就以軟弱、凌辱、急難、逼迫、困苦為可喜樂的；因我什麼時候軟弱，什麼時候就剛強了（林後十二10）。

我沒有意會到這是母親最剛強的時刻，但卻能隱約感受到，或許她離死亡已經很近了。然而，近到就在幾個小時之後，也是我沒預料到的。

由於肺炎的影響，母親在最後那段時間呼吸非常困難，必須仰賴開到最強的氧氣罩才勉強得以換氣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在感覺到自己快斷氣前，她開始試著大聲唸出「哈利路亞讚美主耶穌」。即使每次都沒辦法完整唸完，她仍舊不斷地嘗試。「您現在要專心呼吸！」我和哥哥著急地對她說：「禱告放在心裡就行了！神都會聽見的！」她卻只是一邊喘氣一邊回答：「我想……唸完。」

「哈利路亞讚美主耶穌！」於是在聲嘶力竭中，她終於成功了，完成最後的心願，或許也是她一直以來的心願：在生命的最後一刻，一邊讚美神，一邊把自己交給祂。我才終於明白，進天國，這一個她堅守終身的信念，如同透過葉縫撒落一地的夏日陽光，一切恩典皆有跡可循，我發現自己好羨慕她。

望著面容安詳的母親，我輕輕地在她額上印上一吻，並按照她先前的意願拒絕了急救。「辛苦了，老媽！天國見！」我說。

在您離開之後，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了！